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二

裴劉魏李吉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寛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澣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

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寖遷黄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宫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

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

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絶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黙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詧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

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儋石之赢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

媢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元範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嶲州炎從子伷先
伷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伷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

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傑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
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瀼州歲餘逃歸為吏蹟捕流
北廷無復名檢専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為妻
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
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
授為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彊姓殆流人乎今
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畔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
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慰安流人實命殺

之伷先前知以槖駝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鬬為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請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慰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伷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伷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説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

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甞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

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
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
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
同兩省先是姊為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褘之因賀
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嶲州后為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
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
褘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憑陵不足校願戢威紓
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

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蕫蓬在麻不扶而
挺也后既立王為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
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
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内史蹇味道謂曰太
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
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禕

之引咎於己忠臣也納言王徳真推順曰戴至徳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褘之乃負我埀拱中或告褘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敕示褘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后以為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褘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褘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

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浴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為表子號塞不通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叅軍思鈞播州司倉叅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嘗為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

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為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既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為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

誼寢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
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
年異人間出諸色人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
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舍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
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
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
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
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

別掌輿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敝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問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

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敝乏賢則磨策

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

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大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

士為御史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傅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為褚遂良所惡出為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嘗為書與

所善吏刺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為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為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叅軍崔擢為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為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

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厮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内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為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

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朕卒搒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

為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悟上疏曰臣聞魏冉誅
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
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
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
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狀怠
細政擢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愎聾盲
下民翕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
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

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興駮異是陽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獻皆承風指陰相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逄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璹曰誠如所言

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為易州刺史坐賕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盥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為表貸

哲死遷項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項上變事后命武懿宗
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閱生平所牾者凡三十六姓捕
繫詔獄搒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寃之擢右
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項
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為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
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項曰于安遠
告虺貞反今為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
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為尚食奉御

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温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誘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為元帥應募日數千頊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為羣臣道之頊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頊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為

控鶴內供奉頊又彊敏故后倚為腹心聖歷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頊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銜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顧効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頊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

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偽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盎有爭乎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頓首謝曰雖臣亦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

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廟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唐書卷一百十七

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裴炎傳元範申州義陽人以炎故流死嶲州○舊書坐救炎流死瓊州

李昭德傳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舊書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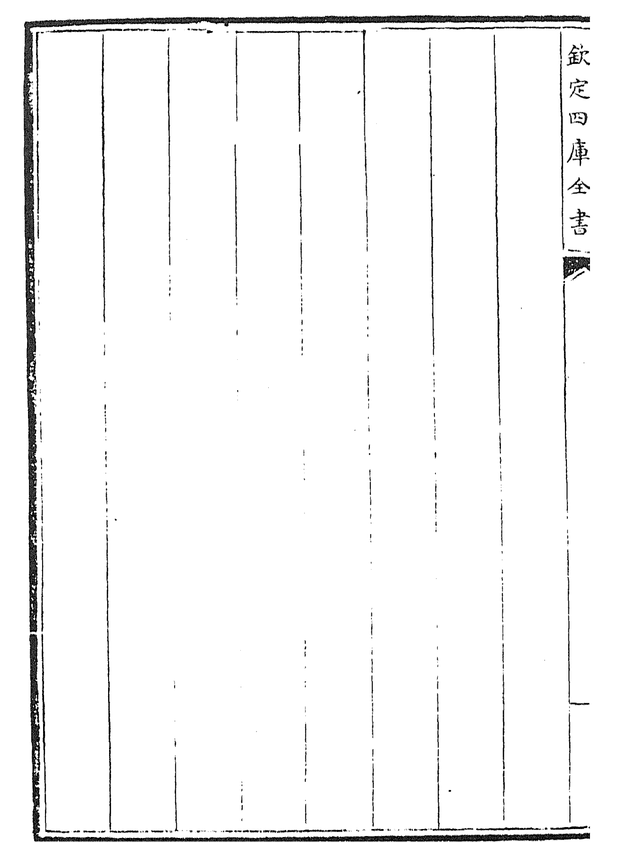
吉頊傳頊尋徙始豐尉卒○舊書改安固尉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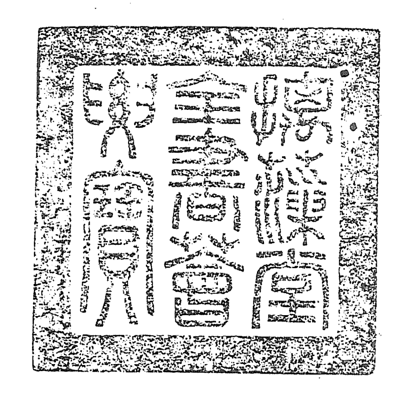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六第四頁前七行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刊本幕訛募據毛本改

卷一百十七第九頁前三行千牛輦脚刊本千訛羊據明監本改

第九頁後六行而責所舉之濫刊本責訛擇據明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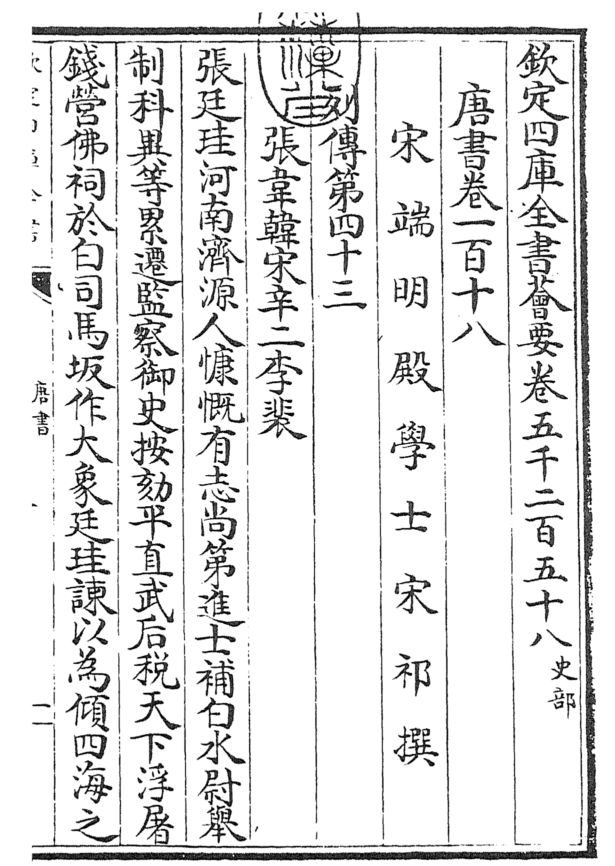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于黄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五十八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三

張韋韓宋辛二李裴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象廷珪諫以爲傾四海之

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治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令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台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相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

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疲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歷不移天地復

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

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

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

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

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

不稱前詔摧壞伐木憂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

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

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啟聖

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
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
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闗輔
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
棄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
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
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
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廏塲無蹴鞠之玩野絶從

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惠惸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
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
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
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
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
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監
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
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巡天兵

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人齎一石糧負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廢農廣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譬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繒綿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

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内語出為沔州刺史頃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戸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産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倚大河地雄奥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别税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鈆鍇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

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化入為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貞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蹟於仕屢表薦之人尚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事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

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入為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吾子識達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為貝州刺史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湊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

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逌去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夫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

氏逆未明義未絶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
命廢之則又𠞰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
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
戾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謚者質於御前
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
掌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
以爲辭宜易謚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
瞿然引内閤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

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湊諫以為方農月興功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傭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湊執爭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蚑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為減費萬計出為陜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靖陵湊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興工諫

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為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爭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賕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

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
州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邉備修舉詔賜
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
督謚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
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為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
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
口銓叙平允官有匄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

玄宗苦雨潦閲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温得幸帝欲用之温為安禄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禄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悦謂國忠曰禄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

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瑁藥傅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國公肅宗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乃册宣揚制命帝曰

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
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
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為
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聞瑄名且舊虛懷
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
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譴見所應在人祿
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
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

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
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
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
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
日月皆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左僕射罷知政事
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三銓簿領煬散選部文符僞
濫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補官不加檢復見素奏宜
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猥集補署無

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為僕射徙見素
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戸
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朔望寳應元年卒年七
十六贈司徒謚忠貞子諤
賛曰楊國忠本與安禄山爭寵故捕吉温以激其亂隂
諸蜀賛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禄山反狀
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禄山反不能言所以反
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

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
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
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
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悦擢諤
御史中丞為置頓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
請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凉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
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

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顗字周仁諤弟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鄠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為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

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戸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傅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謙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縄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歳

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
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
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
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吏泗
涇鄜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為祕書少監玄宗尚文視其
職如尚書丞郎繩刊是圖籍以善職稱終陳王傅
虛心字無逆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

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
撓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
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三大都督府長史荆
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之官以廬江多盜
遂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累封南
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正弟虛舟歷洪魏二州
刺史有治名入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蔣柳于廷及虛
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

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歴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絶故倫特愛之甞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甞省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

詘轉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姚崇為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為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滁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鏟鑿尤苦思復為買他郡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捕送詔獄有司劾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

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往韋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即位今詔追善思書發即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

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
之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
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以
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蠲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黄
門侍郎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
恬澹不喜爲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
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
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

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大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

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
養成盛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
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
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
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吏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
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
門匯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為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
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

為長安尉霍仙竒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别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依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為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依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鈌員依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今鈌者須按

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賄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欲欲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欲處以儉約遂為定制衆以為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

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霪

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絶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宫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

復僶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罄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

設而僞不止長史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
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
之極訓以敦龎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
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
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
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
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
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書曰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令命侯之家專擇雄奥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

後為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
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
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
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
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邉兵未解
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
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
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

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弃故宅別

筞第侈費過度又盛興佛寺公私疲匱㬪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事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朿帛不充於錫何所婗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

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使魯王賞同諸壻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

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宰臣為久安計不使姦臣
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
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
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
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
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
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
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

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為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邉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

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毁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
常欲塡池壍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
當陛下一宫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
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
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
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廪度府庫百僚共給萬
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
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矣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

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虚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禄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

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
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
百餘户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
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之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
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佞喋喋交
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剥萬人之衣以塗土木
人怨神怒親怨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為孿享
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

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黄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

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為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黄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温勸為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兹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冀娛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

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潁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渤字濬之魏横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其妻怨是無婦也樂羊子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摭古聯德高蹈者以

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
象讚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從少室元和初戸部侍郎
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
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
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
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
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諭
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

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悽企頃刻以冀又切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

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兖無不濟

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
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晦術略啟沃有
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
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
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
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講據
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
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辨雝

勃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郗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户四百今纔四十閺鄉户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聮聚斂之臣剝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苐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

馬數百給驛騎驛渤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

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頴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翬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郎中校京

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内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襃貶達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爲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税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閲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户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

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為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閤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

結諸内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為旱為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匭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閡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鬬傷縣人鄠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

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竿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侮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幔城纂京兆進食舁盤不時治致官人益横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宅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

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
孝治宜少延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狂未嘗道此
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慰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
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長史桂有灕水
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
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
濟一艘渤釃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
洛太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

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䕃任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潾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

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誡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滋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祆凶復張太平賔禮

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夫三牲五穀禀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産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㬥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眞僞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澥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

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許以赦免㴱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為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為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

戶部尚書謚曰敬滌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爲
權近所持嘗裒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太
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
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滌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
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
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无妄之
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

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闇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為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太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𤋮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

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
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
驗銜恨而没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究必列訴上
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
榷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
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寃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
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勲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
為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允審其副有不

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為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蔭其子中敏曰内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為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款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為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閤劾奏注内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貲謝帝不省後㝵用事款被斥去注死繇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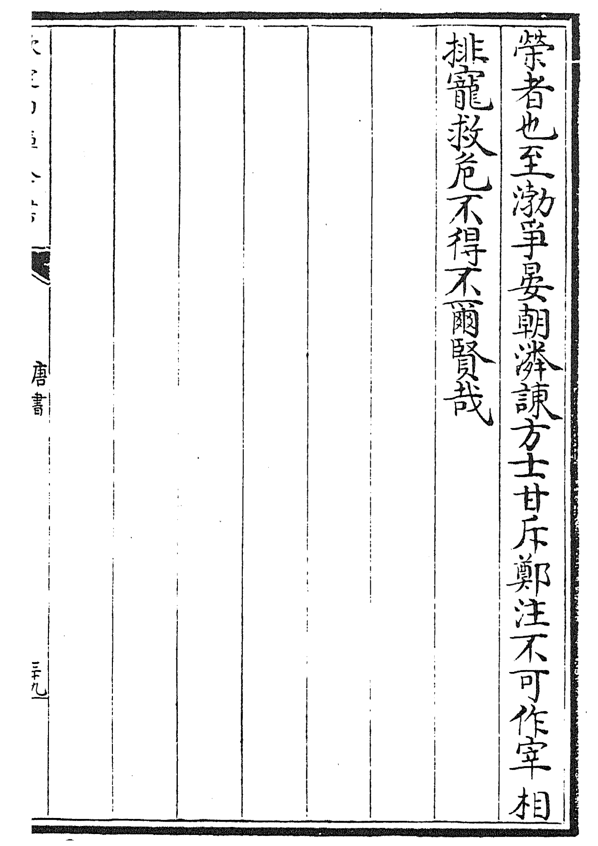
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澶王傅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内亦惡注錄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

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
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
有可憐狀雠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線冬月往來太行間
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
勉之牢為兒跣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
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剺眉刳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
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
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合腐忍

瘡者孰多牢絶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纂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卬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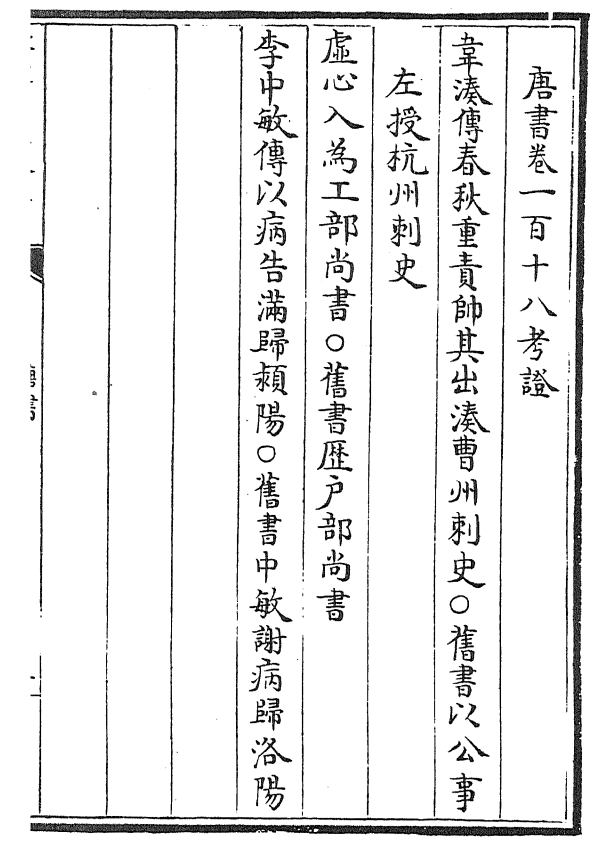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亂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賣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獘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賣直自



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澣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

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唐書卷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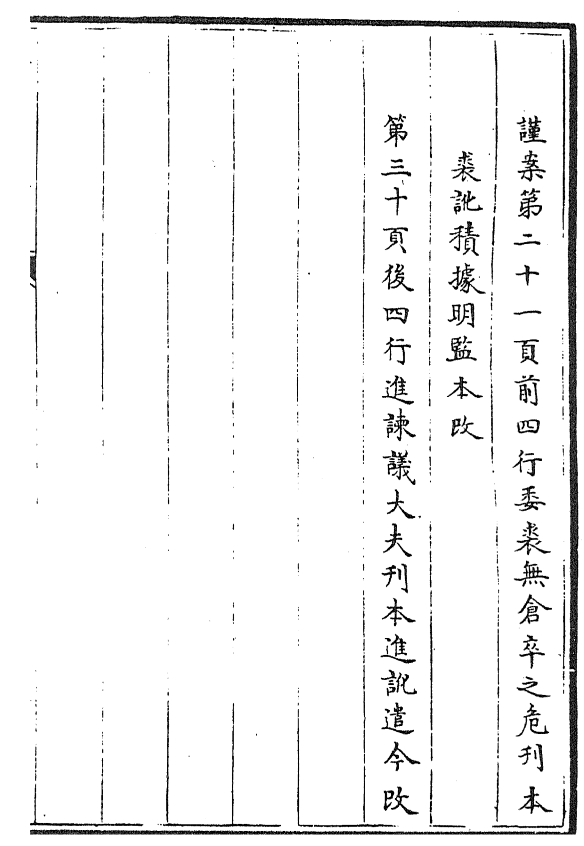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韋湊傳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舊書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

盧心入爲工部尚書○舊書歷户部尚書

李中敏傳以病告滿歸潁陽○舊書中敏謝病歸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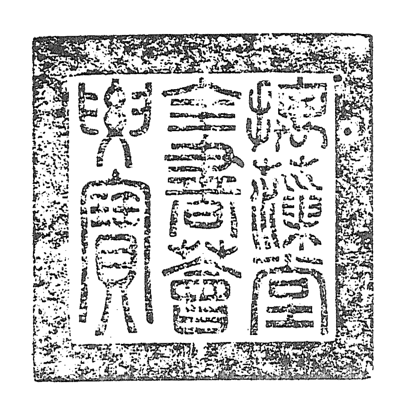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謹案第二十一頁前四行委裘無倉卒之危刊本

裘訛積據明監本改

第三十頁後四行進諫議大夫刊本進訛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王廷樞